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第十九回 胡達大鬧招英館 錦屏擺播平山堂

山家寂寂洞門開，鶴伴孤雲去復還。只有桃花留不住，遠隨流水到人間。

話表胡達、甘寧下得山來，胡達見迎面來一舊日好友，遂大聲笑道：「鄭仁兄，難得在此相會，真是奇遇。」只見那人聞是胡達聲音，也就趕緊走過來，與胡達執手道訊。胡達又與甘寧引見，見過禮，大家歡喜無限。這人姓鄭，名喚九州，綽號九條龍，是胡達同學好友，也是風聞揚州擺播，欲去顯顯武藝，不期巧遇。於是胡達、甘寧遂將鄭九州邀上山寨，盤桓了一日，這才三人一同下山，竟奔揚州。

在路行程不止一日，這日來到揚州。進了東門，卻好走至招英館門口。見是一座大酒館，三人走進裡面，但見亂哄哄滿堂酒坐，堂倌酒保忙碌太甚，三人揀一座頭落座。胡達呼喚酒保擺酒，喊了多時，只聞有人答應，並不見有什麼酒菜擺上來。胡達大怒，把桌子一拍，大聲喝道：「你這酒保，這小子無理欺人，俺喚了半晌，終不見有一碟菜一壺酒拿來。人家在那裡大嚼大喝，俺在這裡空坐。欺負外鄉人，真乃混賬！」把桌子掀翻，那些酒保吃了一驚，趕著上前口呼：「客人不要動怒，非是我們有意欺人，實在生意太好，忙不過來，照應不到。望祈客人們將就些才好。」胡達不由的無明火起，大喝：「放你娘狗屁！好雜種，你分明欺俺是外鄉人，說什麼照應不到。」隨揚手向酒保一掌打去，那酒保被打跌倒。此時廣明正在櫃台內查點賬目，見酒保被黑漢以掌打倒，便大喊一聲：「好大膽的匹夫，敢在此撒野！」手一按櫃，將身一聳，躡出櫃外，舉拳向胡達打去。胡達說：「來得好！」兩個莽夫交起手來。張珏立在一旁，只是好笑。那些酒客只嚇得躲的躲，跑的跑，只見桌椅如飛亂倒，只聞唏噓嘩嘩一片聲響，碗盞杯盤粉碎。有人報到後面，楚雲怒道：「何物狂奴，竟敢撒野！」隨同李廣來至外廳。李廣一見，哈哈大笑，搖手喊道：「你二人且住手，休得莽撞。」那胡達、廣明皆口呼：「大哥幫我打這廝。」楚雲已然明白了。李廣搶步近前，一把扯住胡達，問道：「賢弟為何到此？」胡達便將來由述說一遍，遂喚鄭九州、甘寧同來相見。李廣也喚廣明、張珏同至後面。大家彼此各通名姓，互相見禮已畢，一齊來到花園，大家痛飲。胡達、廣明二人真是打出來的交情，與別人更為親密。

話休繁絮，這日已是初十，距打播日期只隔五天，有探馬飛報進城，說台主史郡主的坐船已至碼頭，府縣各官皆紛紛出城迎接。揚州城內眾民人皆知八月十五開播。招英館內眾英雄已得確信，一個個摩拳擦掌，不由歡喜。楚雲口呼：「諸位仁兄賢弟，屆期且看我把史錦屏打下播台，令他在廣眾之中現丑，他方不敢小覷天下的英雄。」李廣接言：「史錦屏雖屬奸臣之女，為人卻與他老子大不相同，而況奉旨而來，係屬大公之事。吾與你預先約定，不必輕上播台。」楚雲笑說：「吾兄言之差矣。小弟特為此而來，勝負彼此未定，吾兄何必先動了這憐香惜玉之情。」李廣說：「非也，吾教賢弟不必上台，還是為著賢弟。萬一登台被他打下台來，賢弟的英名從此丟盡。賢弟若不若不上台為妙。」楚雲聞言，深為佩服。

霎忽已屆中秋節，大家早起，繫束停當，用了早膳，一齊出城，竟奔平山堂而來。不多時已至，見播台高聳，四面圍著「亞」字欄杆，懸燈掛彩，列著一帶屏風，左右有出入之門，屏前設著一張海梅攔幾，上列著白玉花瓶，大理石插牌，瓶內插著一束金桂。兩旁排列衣架，中排花栗交椅，內裡有三間更衣房，收拾得頗為雅致。台上橫著一金字匾額，上寫「廣攬英雄」四個大字，兩旁掛一副對聯，上聯

寫「威可南山除虎豹」，下聯是「勇能北海捉蛟龍」。台下四面皆有兵丁保護。那些做買賣的齊集於此，又有數十處茶棚，專為遊人歇腳之所，實在非常熱鬧。

李廣等正在各處觀看，忽聞鑼聲響亮，人語喧嘩，皆言郡主來了。抬頭看見一排執事前行，府縣在前導路。史錦屏坐跨駿馬，四個丫環在左右簇擁。見史錦屏頭戴紫金冠，斜插兩枝雉尾，粉額朱顏，柳眉杏眼，櫻桃口，雪白銀牙，耳掛八寶珠環，身穿大紅湖縐平金疊翠罩袍，內襯楊妃色湖縐繡花密扣緊身短襖，束著一條淡黃結線排縐下垂。腰佩一口鴛鴦寶劍，下穿一條湖色熟羅品藍緞平金百折裙，內襯湖色縐紗灑花紮腳褲，窄窄一對三寸金蓮，腳尖兒微踏葵花鏡。白馬雕鞍，金轡勒，紫絨絲韁，真有千方媚態，萬種風流。眾人看罷，皆不甚留意，惟有徐文亮一見魂消，呆若木雞，心中暗想：「可惜為奸相之女，雖不能與他良緣匹配，也可與他在播台上比試高低，也可微親芳澤。當年雖然未曾習武，不然《關雎》同詠，成就宜室宜家，極是一件美事。」復想：「只恨我徐文亮一見他之面，是漠不相關，終成了爾為爾，我為我。」自己注目凝神，萬轉千回的胡思亂想。楚雲瞥見，轉身向李廣低聲說道：「你看徐二弟已是要癡了的模樣，瞧著史錦屏凝神注目，呆呆的發愣，要著了魔。」李廣聞言，即掉轉臉來一看，果然不錯，便笑喚：「二弟，你呆看什麼？」連喚數聲，徐文亮正出神並未聽見。李廣近前用手將他肩頭拍了一下，問道：「二弟！你究竟呆看什麼了？為何喊你數聲，你連一句終不答應我。可不要著了魔呀！」徐文亮此刻好似從夢中驚醒一般，只差得面紅過耳，一言不發，低頭整理衣襟。